水經注/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三十三

水經注卷三十四
江水
作者：酈道元　後魏

卷三十五

又東出江關，入南郡界，

〈江水自關東逕弱關、捍關。捍關，廩君浮夷水所置也。弱關在建平秭歸界，昔巴、楚數相攻伐，藉險置關，以相防捍。秦兼天下，置立南郡，自巫東上，皆其域也。〉

又東過巫縣南，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。

〈江水又東，烏飛水注之，水出天門郡漊中縣界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，又北流逕巫縣南，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，注于江，謂之烏飛口。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，縣，故楚之巫郡也，秦省郡立縣，以隸南郡，吳孫休分爲建平郡，治巫城，城緣山爲墉，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，東、西、北三面皆帶傍深谷，南臨大江，故夔國也。江水又東，巫溪水注之，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，又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，又逕北井縣西，東轉歷其縣北，水南有鹽井，井在縣北，故縣名北井，建平一郡之所資也。鹽水下通巫溪，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。溪水又南屈逕巫縣東，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，謂之孔子泉，其水飛清石穴，潔竝高泉，下注溪水，溪水又南入于大江。江水又東逕巫峽，杜宇所鑿，以通江水也。郭仲產云：按《地理志》，巫山在縣西南，而今縣東有巫山，將郡、縣居治無恒故也。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，此山，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，晉太元二年又崩，當

崩之日，水逆流百餘里，湧起數十丈。今灘上有石，或圓如簞，或方似屋，若此者甚衆，皆崩崖所隕，致怒湍流，故謂之新崩灘。其頹巖所餘，比之諸嶺，尚爲竦桀。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，非惟三峽所無，乃當抗峯岷、峨，偕嶺衡、疑。其翼附羣山，竝槩青雲，更就霄漢，辨其優劣耳。神孟涂所處，《山海經》曰：夏后啓之臣孟涂，是司神于巴，巴人訟于孟塗之所，其衣有血者執之。是請生居山上，在丹山西。郭景純云：丹山在丹陽，屬巴。丹山西即巫山者也。又帝女居焉，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，名曰瑤姬，未行而亡，封于巫山之陽，精魂爲草，寔爲靈芝。所謂巫山之女，高唐之阻，旦爲行雲，暮爲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旦早視之，果如其言。故爲立廟，號朝雲焉。其間首尾百六十里，謂之巫峽，蓋因山爲名也。自三峽七百里中，兩岸連山，略無闕一作「{{{2}}}」處。重巖疊嶂，隱天蔽日，自非停午夜分，不見曦月。至于夏水襄陵，沿溯阻絶，或王命急宣，有時朝發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間千二百里，雖乘奔御風，不以疾也。春冬之時，則素湍緑潭，迴清倒影，絶巘多生怪柏，懸泉瀑布，飛漱其間，清榮峻茂，良多趣味。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澗肅，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，空谷傳響，哀轉久絶。故漁者歌曰：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。江水又東逕石門灘，灘北岸有山，山上合下開，洞達東西，緣江步路所由。劉備爲陸遜所破，走逕此門，追者甚急，備乃燒鎧斷道。孫桓爲遜前驅，奮不顧命，斬上夔道，截其要徑。備踰山越險，僅乃得免，忿恚而歎曰：吾昔至京，桓尚小兒，而今迫孤，乃至于此。遂發憤而薨矣。〉

又東過秭歸縣之南，

〈縣，故歸鄉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歸子國也。《樂緯》曰：昔歸典叶聲律。宋忠曰：歸即夔，歸鄉，蓋夔鄉矣。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，以廢疾不立，而居于夔，爲楚附庸，後王命爲夔子。《春秋・僖公二十六年》，楚以其不祀，滅之者也。袁山松曰：屈原有賢姊，聞原放逐，亦來歸，喻令自寬。全鄉人冀其見從，因名曰秭歸，即《離騷》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。縣城東北依山即坂，周迴二里，高一丈五尺，南臨大江，古老相傳，謂之劉備城，蓋備征吳所築也。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，雖畦堰縻漫，猶保屈田之稱也。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，累石爲室基，名其地曰樂平里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，擣衣石猶存。故《宜都記》曰：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，而屈原之鄉里也。原田宅于今具存。指謂此也。江水又東逕一城北，其城憑嶺作固，二百一十步，夾溪臨谷，據山枕江，北對丹陽城，城據山跨阜，周八里二百八十步，東北兩面，悉臨絶澗，西帶亭下溪，南枕大江，險峭壁立，信天固也。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。《地理志》以爲吳之丹陽，論者云：尋吳、楚悠隔，繿縷荊山，無容遠在吳境，是爲非也。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間，蓋爲徵矣。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，跨據川阜，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，西北皆枕深

谷，東帶鄉口溪，南側大江，城內西北角有金城，東北角有圓土獄，西南角有石井，口徑五尺。熊摯始治巫城，後疾移此，蓋夔徙也。《春秋左傳・僖公二十六年》，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。服虔曰：在巫之陽，秭歸歸鄉矣。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，袁山松曰：父老傳言，原既流放，忽然蹔歸，鄉人喜悅，因名曰歸鄉。抑其山秀水清，故出儁異，地險流疾，故其性亦隘。《詩》云：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信與。余謂山松此言，可謂因事而立證，恐非名縣之本旨矣。縣城南而重嶺，北背大江，東帶鄉口溪，溪源出縣東南數百里，西北入縣，逕狗峽西，峽崖龕中，石隱起有狗形，形狀具足，故以狗名峽。鄉口溪又西北逕縣下入江，謂之鄉口也。江水又東逕信陵縣，南臨大江，東傍深溪，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大江也。〉

又東過夷陵縣南，

〈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，盛弘之謂之空泠峽，峽甚高峻，即宜都、建平二郡界也。其間遠望，勢交嶺表，有五六峯參差互出，上有奇石如二人像，攘袂相對，俗傳兩郡督郵爭界于此，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，議者以爲不如也。江水歷峽，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，江之左岸，絶崖壁立數百丈，飛鳥所不能棲。有一火燼，插在崖間，望見可長數尺。父老傳言，昔洪水之時，人薄舟崖側，以餘燼插之巖側，至今猶存，故先後相承，謂之插竈也。江水又東逕流頭灘，其水竝峻激奔暴，魚鼈所不能遊，行者常苦之。其歌曰：灘頭白勃堅相持，倏忽淪没別無期。袁山松曰：自蜀至此五千餘里，下水五日，上水百日也。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，分夷道、佷山所立也。縣治江之南岸，北枕大江，與夷陵對界。《宜都記》曰：渡流頭灘十里，便得宜昌縣。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，袁山松曰：二灘相去二里，人灘水至峻峭，南岸有青石，夏没冬出，其石嶔崟，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，或大或小，其分明者，鬚髮皆具，因名曰人灘也。江水又東逕黃牛山，下有灘，名曰黃牛灘，南岸重嶺疊起，最外高崖間有石，色如人負刀牽牛，人黑牛黃，成就分明，既人跡所絶，莫能究焉。此巖既高，加以江湍紆迴，雖途逕信宿，猶望見此物，故行者謠曰：朝發黃牛，暮宿黃牛，三朝三暮，黃牛如故。言水路紆深，迴望如一矣。江水又東逕西陵峽，《宜都記》曰：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，至峽口百許里，山水紆曲，而兩岸高山重障，非日中夜半，不見日月，絶壁或千許丈，其石彩色，形容多所像類，林木高茂，略盡冬春，猿鳴至清，山谷傳響，泠泠不絶。所謂三峽，此其一也。山松言：常聞峽中水疾，書記及口傳，悉以臨懼相戒，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。及余來踐躋此境，既至欣然，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。其疊秀峰，奇構異形，固難以辭叙，林木蕭森，離離蔚蔚，乃在霞氣之表，仰矚俯映，彌習彌佳，流連信宿，不覺忘返，目所履歷，未嘗有也。既自欣得此奇觀，山水有靈，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。江水歷禹斷江南，峽北有七谷村，

兩山間有水清深，潭而不流。又耆舊傳言：昔是大江，及禹治水，此江小不足瀉水，禹更開今峽口，水勢并衝，此江遂絶，于今謂之斷江也。江水出峽東南流，逕故城洲，洲附北岸，洲頭曰郭洲，長二里，廣一里，上有步闡故城，方圓稱洲，周迴略滿。故城洲上，城周五里，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。孫皓鳳凰元年，陟息闡復爲西陵督，據此城降晉，晉遣太傅羊祜接援，未至，爲陸抗所陷也。江水又東逕故城北，所謂陸抗城也，城即山爲墉，四面天險，江南岸有山孤秀，從江中仰望，壁立峻絶。袁山松爲郡，嘗登之矚望焉。故其《記》云：今自山南上至其嶺，嶺容十許人，四面望諸山，略盡其勢，俯臨大江，如縈帶焉，視舟如鳧鴈矣。北對夷陵縣之故城，城南臨大江。秦令白起伐楚，三戰而燒夷陵者也。應劭曰：夷山在西北，蓋因山以名縣也。王莽改曰居利，吳黃武元年，更名西陵也。後復曰夷陵。縣北三十里有石穴，名曰馬穿，嘗有白馬出穴，人逐之，入穴潛行出漢中，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，相去數千里。袁山松言：江北多連山，登之望江南諸山，數十百重，莫識其名，高者千仞，多奇形異勢，自非煙褰雨霽，不辨見此遠山矣。余嘗往返十許過，正可再見遠峯耳。江水又東逕白鹿巖，沿江有峻壁百餘丈，猨所不能遊，有一白鹿，陵峭登崖，乘巖而上，故世名此巖爲白鹿巖。江水又東歷荊門、虎牙之間，荊門在南，上合下開，闇徹山南。有門像，虎牙在北，石壁色紅，間有白文，類牙形，竝以物像受名。此二山，楚之西塞也。水勢急峻，故郭景純《江賦》曰：虎牙桀豎以屹崒，荊門闕竦而盤薄，圓淵九迴以懸騰，溢流雷呴而電激者也。漢建武十一年，公孫述遣其大司徒任滿、翼江王田戎，將兵數萬，據險爲浮橋，橫江以絶水路，營壘跨山，以塞陸道。光武遣吳漢、岑彭將六萬人擊荊門，漢等率舟師攻之，直衝浮橋，因風縱火，遂斬滿等矣。〉

又東南過夷道縣北，夷水從從佷山縣南，東北注之。

〈夷道縣，漢武帝伐西南夷，路由此出，故曰夷道矣。王莽更名江南，桓溫父名彝，改曰西道，魏武分南郡置臨江郡，劉備改曰宜都。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，吳丞相陸遜所築也。爲二江之會也。北有湖里淵，淵上橘柚蔽野，桑麻闇日，西望佷山諸嶺，重峯疊秀，青翠相臨，時有丹霞白雲，遊曳其上。城東北有望堂，地特峻，下臨清江，遊矚之名處也。縣北有女觀山，厥處高顯，回眺極目。古老傳言，昔有思婦，夫官于蜀，屢愆秋期，登此山絶望，憂感而死，山木枯悴，鞠爲童枯，鄉人哀之，因名此山爲女觀焉。葬之山頂，今孤墳尚存矣。〉

又東過枝江縣南，沮水從北來注之，

〈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，晉大元中，苻堅之寇荊州也，刺史桓沖徙渡江南，使劉波築之，移州治此城。其地夷敞，北據大江，江汜枝分，東入大江，縣治洲上，故以枝江爲稱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江沱出西，東入江是也。其地，故羅國，蓋羅徙也。羅故居宜城西山，楚文王又徙之于長沙，今羅縣是矣。縣西三里有津鄉，津鄉，里名也。《春秋・莊公十九年》，巴人伐楚，楚子禦之，大敗于津。應劭曰：南郡江陵有津鄉，今則無聞矣。郭仲產云：尋楚禦巴人，枝江是其塗。便此津鄉，殆即其地也。盛弘之曰：縣舊治沮中，後移出百里洲西，去郡百六十里，縣左右有數十洲，槃布江中，其百里洲最爲大也。中有桑田甘果，映江依洲。自縣西至上明，東及江津，其中有九十九洲。楚諺云：洲不百，故不出王者。桓玄有問鼎之志，乃增一洲以充百數，僭號數旬，宗滅身屠，及其傾敗，洲亦消毀。今上在西，忽有一洲自生，沙流迴薄，成不淹時，其後未幾，龍飛江漢矣。縣東二里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，凝之字志安，兄盛公高尚不仕，凝之慕老萊、嚴子陵之爲人，立屋江湖，非力不食。妻梁州刺史郭詮女，亦能安貧。宋元嘉中，夫妻隱于衡山，終焉不返矣。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迆洲，長十餘里，義熙初，烈武王斬桓謙處。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儕精廬，自言巴東人，少遊荊土，而多盤桓縣界，惡衣麤食，蕭散自得。言來事多驗，而辭不可詳，人心欲見，欻然而對，貌言尋求，終弗遇也。雖逕跨諸洲，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也。後東遊廣陵，卒于彼土。儕本無定止處，宿憩一小菴而已，弟子慕之，于其昔遊，共立精舍，以存其人。縣有陳留王子香廟，頌稱子香于漢和帝之時，出爲荊州刺史，有惠政，天子徵之，道卒枝江亭中，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，送喪踰境。百姓追美甘棠，以永元十六年立廟設祠，刻石銘德，號曰枝江白虎王君，其子孫至今猶謂之爲白虎王。江水又東會沮口，楚昭王所謂江、漢、沮、漳，楚之望也。〉

又南過江陵縣南，

〈縣北有洲，號曰枚迴洲，江水自此兩分，而爲南、北江也，北江有故鄉洲，元興之末，桓玄西奔，毛祐之與參軍費恬射玄于此洲。玄子昇年六歲，輒拔去之。王韶之云：玄之初奔也，經日不得食，左右進麤粥咽不下，昇抱玄胷撫之，玄悲不自勝。至此，益州督護馮遷斬玄于此洲，斬昇于江陵矣。下有龍洲，洲東有寵洲，二洲之間，世擅多魚矣。漁者投罟歷網，往往絓絶，有潛客泳而視之，見水下有兩石牛，嘗爲罾害矣。故漁者莫不擊浪浮舟，鼓枻而去矣。其下謂之邴里洲，洲有高沙湖，湖東北有小水通江，名曰曾口。江水又東逕燕尾洲北，合靈溪水，水無泉源，上承散水，合成大溪，南流注江。江溪之會有靈溪戍，背阿面江，西帶靈溪，故戍得其名矣。江水東得馬牧口，江水斷洲通會。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，《禹貢》：荊及衡陽惟荊州。蓋即荊山之稱，而制州名

矣，故楚也。子革曰：我先君僻處荊山，以供王事，遂遷紀郢。今城，楚船官地也，《春秋》之渚宮矣。秦昭襄王二十九年，使白起拔鄢郢，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。《周書》曰：南，國名也。南氏有二臣，力鈞勢敵，競進爭權，君弗能制，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。按韓嬰叙《詩》云：其地在南郡、南陽之間。《呂氏春秋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。是郡取名焉。後漢景帝以爲臨江王榮國，王坐侵廟壖地爲宮，被徵，升車出北門而軸折，父老竊流涕曰：吾王不還矣。自後北門不開，蓋由榮非理終也。漢景帝二年，改爲江陵縣，王莽更名郡曰南順，縣曰江陸。舊城，關羽所築，羽北圍曹仁，呂蒙襲而據之。羽曰：此城吾所築，不可攻也，乃引而退。杜元凱之攻江陵也，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，元凱病癭故也。及城陷，殺城中老小，血流沾足，論者以此薄之。江陵城地東南傾，故緣以金堤，自靈溪始，桓溫令陳遵造。遵善于方功，使人打鼓，遠聽之，知地勢高下，依傍創築，畧無差矣。城西有栖霞樓，俯臨通隍，吐納江流。城南有馬牧城，西側馬徑。此洲始自枚迴，下迄于此，長七十餘里。洲上有奉城，故江津長所治。舊主度州郡，貢于洛陽，因謂之奉城，亦曰江津戍也。戍南對馬頭岸，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，大宏信義，談者以爲華元、子反，復見于今矣。北對大岸，謂之江津口，故洲亦取名焉。江大自此始也。《家語》曰：江水至江津，非方舟避風，不可涉也。故郭景純云：濟江津以起漲。言其深廣也。江水又東逕郢城南，子囊遺言所築城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楚別邑。故郢矣。王莽以爲郢亭。城中有趙臺卿冢，岐平生自所營也。冢圖賓主之容，用存情好，叙其宿尚矣。江水又東得豫章口，夏水所通也。西北有豫章岡，蓋因岡而得名矣。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名，所未詳也。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